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一回 試秋闈良材獲售 參縣幕奇案親查

話說林文忠公則徐，本是福建侯官的世家子，生於乾隆五十年；白小聰穎異常，十三歲應郡試，以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；二十歲中舉人，即為閩清縣謝選門邑宰延去，佐理案牘，平反兩件離奇冤獄，聲名大震。一件是杜成妒殺倪根案。杜成妻許氏，當堂供認凶首非杜成，指為陸大，陸大備受刑訊，不堪其苦，已經誣服。虧得林公偶閱供詞，因情節可疑，遂同邑宰私行察訪。查得那杜成家居閩清東城外，父母俱歿，幸賴母舅陳大鬆扶養成人，並且替他聘娶許氏為妻。成婚以後夫婦倆親熱非常。杜成向在城內米鋪中當伙計，朝出暮歸，習以為常。有一天，杜成於午後回家，走到里門相近，有三四個頑童，正在那裡遊戲，瞥見杜成走來，齊聲叫道：「杜烏龜，今天為什麼絕早歸來？」杜成含怒問道：「你們叫俺烏龜，是何道理？」頑童答道：「你那老婆，常與倪根同牀共枕，你不是烏龜是什麼？」杜成聞言，氣得兩眼發直，一腳邊趕到母舅家裡，將頑童之言，直告舅母陳劉氏。劉氏勸道：「頑童含血噴人，不足取信，你家比鄰而居，從不曾見有野漢子出入，你莫多疑！」杜成呆想了一會，打定主意，告別回家。許氏迎問道：「今天何故絕早歸來？」杜成捏詞答道：「朱家橋謝海觀欠店中米價，屢索不償，店主派俺去坐索，大約有二三日耽擱，恐你在家懸望，特來告知。」說時假意收拾了兩具，轉身而去。許氏送到門口，叮嚀而別。

杜成仍到米鋪中，照料門市；直到黃昏人靜，重又回到住宅後面，潛伏在屋角邊，守了一會，遙見一人，蹣跚而來，借著月光看去，果然是倪根。見他走近後戶，向門上彈指三下，許氏開門迎入，隨手將門關上，匆忙間忘卻加門。杜成看得清楚，按住了心頭之火，走到舅母家中，將目見之事，告訴一遍。

陳劉氏竭力勸解，叫他不要動武，恐怕鬧出人命官司來，不是要的。杜成早有成竹在胸，轉身出門，一手掣著藏在身邊的鋼刀，逕奔自家後戶，推門而入，悄悄地走入許氏臥房。其時燈光已熄，他就躡足走到牀前，伸手摸索，捉得一條發辮，右手揮刀向頸項中猛砍，把倪根腦袋砍落。待要捉摸淫婦時，卻已不知去向，疑她逃往母舅家中，忙將凶刀拋棄煙囪中，向舅母家奔來。

陳劉氏見他滿身血污，嚇得目瞪口呆！杜成說道：「姦夫已被俺殺死，淫婦卻吃走了，可有逃來沒有？」陳劉氏答道：「沒有逃來，人命非同兒戲！你還是遠走高飛暫避官司。」說著取出袍褂，叫他洗手更換，把血衣焚毀。時已三更以後，杜成就叩謝而別，逃往福安裕康米鋪中為伙。那陳劉氏自杜成去後，守到下午，不見許氏動靜，親往探視，許氏含笑相迎，接入臥室中坐定。劉氏留心察看，房中一切如常，非但不見倪根屍身，並且殺人痕跡也沒有一點。便向許氏問道：「杜成昨晚回來沒有？」許氏答道：「他到朱家橋去討米賬的，故沒有回來。」劉氏坐了一會，回到自己家裡，只道杜成撒謊，並未將倪根殺死。等到丈夫回家，就將此事告知，互相猜測，終究莫名其妙。光陰迅速，已隔了七八天，許氏一面央求陳大鬆到朱家橋去找尋杜成，一面親往米鋪中詢問，方知杜成不別而行，店中並未差他去討賬。許氏只好懇托大鬆留心找尋。她因一人住在家裡害怕，借住在陳家，終日幫同操作，足不出戶，陳氏夫婦見她如此，竟不信她有外好。

當年冬季，大鬆因事赴福安，途遇杜成，訝然問道：「你在此做什麼生計？」杜成略述經過，並問許氏近狀，大鬆就把許氏斂跡守節的近狀，詳述一遍，並勸杜成速歸。杜成心中雖然疑惑，只因其事既未張揚，回去諒無妨礙，即向店中告假，舅甥二人，結伴回家。許氏見丈夫歸來，慙慙備至，小心伺應，杜成見她已經痛改前非，遂與她和好如初，同在母舅家中吃過晚飯，方才回家。到了臥房中坐定，杜成開口問道：「聽說東村倪根被人殺死，究竟確不確呢？」許氏含笑道：「何苦假惺惺作態，你就是殺人凶首。」杜成笑問道：「當時你躲在哪裡，屍身怎樣收拾的？」許氏答道：「我正在睡夢之中，忽聽得房外腳步聲，料定是你，此來必無善意，我就悄悄下牀，攀登櫥頂，見你持刀入房，把倪根殺死，覓我不得，開後門而去。我就從櫥頂爬下，點燈照看，只見滿牀血污，倪根身首分離，死在血泊之中。留著豈非禍胎，料想你也不能立刻歸來，就想出一條毀屍滅跡之計，便取切菜刀將屍肢解，放在鍋中煮爛，一面收拾血污，屍體煮爛之後，將骨取出，藏在箱中，肉糜就用米糠拌和，按日飼豬。所以第二天舅母來此，不會看出破綻。」

杜成聽罷，說道：「你的心腸狠毒極了！」許氏很不耐煩似地答道：「你殺了人，留個屍身在這裡，我若不毀屍滅跡，人命官司，非同兒戲，此時早弄得你無家可歸，哪裡能逍遙法外呢？」

杜成笑道：「往事丟開，以後但願你謹守婦道，不再和無賴勾搭就是了！」說罷夫婦就寢。哪知隔牆有耳，夫婦倆的私話，已早被人聽得明明白白。

原來杜成貼鄰有個陸大，垂涎許氏美色，無奈許氏心向倪根，不去理會他，因此懷恨在心，常思報復。兩家只有一牆之隔，許氏房後，便是陸大家的毛廁。當夫婦倆私語時，恰巧陸大在毛廁中出恭，夜深人靜，聽得很為清楚，暗想：許氏她家既有此等之事，真是報復的好機會。打定主意，回到臥室中去睡覺。

次日起身後，便去找倪根的胞兄倪大，說明一切。倪大聽得兄弟慘死，怎不氣苦，便道：「俺即往告狀，煩君為證。」說著兩人同至縣前，找尋書吏，寫了狀子，投入衙門。邑宰謝選門閱批批准，差提杜成、許氏到案。先問杜成何故殺死倪根。

杜成供道：「小人不敢殺人。」選門怒道：「你不殺人，倪根如何失蹤？」杜成謊供道：「小人今年二月初旬即到福安裕康米鋪中為伙，實不知情。」選門遂提許氏上堂，問道：「杜成是不是為妒殺死倪根？你須照實供來。」許氏道：「狀紙上載明倪根何時被殺？」選門道：「四月十九夜間。」許氏供道：「吾夫二月初四即赴福安，直至昨天回來，豈能殺人！」選門道：「你既迴護丈夫，著你交出倪根來。」許氏答道：「倪根已於四月十九夜被人殺死，叫小婦人何從交出？」選門大怒道：「好一個利口婦人，既說你丈夫不能殺人，如何又說倪根被人殺死？倪根既然被殺，必有凶首，你縱然狡猾，也逃不出本縣眼目，正凶非爾丈夫，就是你這潑婦。」許氏故作驚恐，吞吐說道：「事至今日，小婦人也不能顧恤廉恥，只好從實招供了！原來小婦人未出嫁時，被原告陸大引誘成奸；既嫁杜成，與陸大蹤跡漸疏，旋因吾夫在米店為伙，在家日少，又被死者倪根勢迫利誘，不合與他往來。後來事機不密，被陸大探悉，乘那夜倪根至小婦房中相會，陸大就越牆而入。當時小婦人聞聲驚醒，倪根已被殺死在牀，身首異處，小婦人嚇得魂不附體，正待呼救，陸大向我說道：『你如呼喊，馬上一刀兩段，如其幫我毀屍滅跡，非但無事，以後重續舊好，還你快樂不盡。』小婦人怎敢與他相拗，只得允從。當時他就將倪根屍身，砍成七八段，放在鍋中，煮成肉糜，拌糠喂豬，一面命小婦人將房中血跡打掃乾淨，不留絲毫痕跡。以後陸大便時來纏繞，豈知此人心毒異常，又欲將我夫一並害死，與小婦人作長久夫妻，小婦人不答應，他便一計不成，又使一計，教唆倪大，捏詞告狀。還望青天大老爺明鑒。」

選門得供，頗覺有理，即提陸大到堂對質。許氏一口咬定，口講指畫，情景如繪，奸出婦人口，陸大有口難分，惟有叩頭呼冤。當將原、被兩告，一並收禁。以後歷用刑訊，許氏堅執前供。選門信以為真，遂用嚴刑鞫訊陸大，陸大不堪其苦，誣服畫招，冤獄構成。

要知林公如何平反，且待下回分解。